



讀典

判將復應州賦畢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舉子物故他日旬會諸人感嘆存殯仍於故人設位亦然合座哭首失聲竟不罷食

言著官顯宦也阿婆娘不捨言素面也言未已子京復加一句云著佛苦孽摩訶薩便不解其意子京曰此謝語即僧家戒悔也開堂大笑而散杖大數日聲出見客人之鄙客一至於此亦可憐」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草屋也野雲蒙公一日於

交誼與第六十一卷

雙魚部紀事二

史綸石猶牙吾塔傳塔不喜文士僚屬有長禠者  
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

侯肇傳摺爲平章事改封蕭國公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燕飲

吾推舉人子忠是其子也。自知不勝，辭不就。至是，方知其子之才，乃大驚異之。以誠意待之，欲與之共事。未嘗不盡誠心，亦未嘗不盡誠意。亦名遜萬善，請置酒爲好。左右皆稱之。其養親亦竟往不後。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莫疑其赤矣。笑曰：若等何見！小耶？督將軍能等我，其真能盡孝矣。吾朝之人，平萬善者，服

帖於壁上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燭於二夏坐客解衣

見閩閈王、張誠第士德兼占民一日雪大作設  
宴進門下士諸客賦詩有張明善者醉題詩曰漫天  
遭墮地飛白占許多出地數聲口歎聲吃甚的早知  
如此誰道是國家祥瑞

列朝詩集楊廉大游杭州訪望士衡於舊桂堂士衡  
之從孫宗吉年十四見廉夫否廬人題即席倚和便  
謂臺上雲霞春在處此後張老詩時有春向梁鴻案  
惜惟慕其聲已忘云從張老著者退時向梁鴻案  
上生全錢十枚云鑄像軒窗閣詩採蘋花落慙悲  
吁香嬌嬌瘦瘦班班翠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  
康夫嘆賞潤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時席上以種  
杯行酒即命掣詩宗古賦沁園春云一指鳴弓櫟  
新裁邊步未移美譽生量才愛渠體小主人情重酌  
我休連醜風雲對望心猶疑何須  
去向雨暮晴風流到手偏宜乘吸啜  
吞不用辭任逸波南浦惟矜無競繁花上苑紙勸金  
卮難高歌銀盤供注酒華繁花深持耕莘爰散余  
此先无醉此恨誰知廉夫大義命效歌以酒極  
歡而罷

明外史宋濂傳濂嘗與客飲帝密使人伺視翼日問  
濂昨夜飲否至多客爲誰懷何物濂具以實對帝笑曰  
誠然不朕欺  
秦從龍傳從龍生日太祖與世子皆賜遷還或說至其  
見閩閈王方正始宰梁吏仲蒼夜登中山絕頂飲酒  
見月剗玉方正始宰梁吏仲蒼夜登中山絕頂飲酒

見因箇頭飲命各賦詩書云十年勤苦事難憲  
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等着綠衣郎  
奇云飛雪初停酒未消凝山溪處路漫漫不寒氣  
傾人食看花差對柳伯川顧那君風流進士  
俊奇笑曰子當大用尚遠之幸如其名豈非詩言志  
耶  
明外史潘簡王樸傅櫻子康王佶劉嗣秦中軒與  
州官董酒大會遺朱金以賜帝令諸王非時令壽  
節不得與會有司飲酒著爲令  
見聞陳魄白沙家在新會會所往五度日談論至午  
客座新開邑山麗文莊公盛爲禮特轉更俟禮書稱  
廬陵公墓治蓋於公靈寢之及幕復於私第草墓公  
公謂何旁鄭重嘆公曰某鄉里親友十萬者衆煩  
公垂意八唯而已無何妣公進太宰公量酒往賀  
執杯獻於妣公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文莊感  
之善如此  
楊瑞吉輩凡十有六人彌咏其處沉鬱繪雅集同沈周  
道爲記  
太倉州志弘治年間一日會宴達先生毛式義先  
生後至諸公分韻賦詩謂先生曰君當得某韻先  
生亟索筆賦詩七言律立就始登席前韋風流不可

督視學政會飲華泉命承差酌酒勸飲毛公曰承差  
差矣乎遷公曰副使使之也二公文雅並見  
明外史李西陽傳東陽罷政客家賦詩文書榮者  
填塞戶限頤食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銀器東陽  
有慙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棄無魚羹耶乃欣  
然命筆移席而罷其風操如此  
見南授玉布衣與湘方石契厚以故李西淮閣老  
器重之邀徵問適有慕飲數人與唐直布衣上坐諸  
客爲之不平有以花酒今難不堪者即以巨觥布  
衣即答曰園林到處消得酒風雨等閒落盡花諸客  
江南通志詞唐宋堯桐城人正德辛巳進士少孤  
貧沉鬱有大才以斯道自任皆布衣鵠鷺過太行而  
錢如京第京方莫客望新嘉金玉闕唐不易以錄  
增瓦缶而迎其爲人所貴惜如此  
明外史吳徽傳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逼居  
口惡名爲金山遊滌酒一瓶肉一斤裝數乘往天目  
只是乎敬尔笑曰吾兩食矣便知吾而還  
李中傳中官廉自廣西歸飲客多求米水至  
又乞薪將以浴器會日已暮不竟飯而別  
張居正傳居正還朝所遇胡牙盤上食木陸過百  
品果中善者名召且憲道樂署易乘王出候安  
正掌故事難公侯潤王執臣禮居正具羹主而出過  
南陽唐王亦如之

沈鍊傳鍊爲錦衣衛經歷歷爲人剛直嫉惡如讐  
沈鍊狂每飲醉裏其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陞病  
善遇之病於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從世蕃  
士袁集者七十餘人而長卿爲祭壇園數部觀者  
甚博不敢較  
列朝詩集汪道良字伯玉歙縣人伯玉以棄官守遷  
于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轼者文章一  
字不遁此等秀不常以劣等處之衆皆愕詫莫敢亦唯  
唯而已數日會餚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  
訪問荀中尚史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賜考異避耳  
衆爲聞室大笑伯玉初不以爲後此事殊可入笑林  
也  
郭第字甫南洲人嘉靖戊午實慶朱子仍爲南主  
客郭康孝常在太常何元則方去翰林姑蘇文德  
承黃淳甫避客客宿都大甫至自奉山叟金子坤及  
孝孺落第萬文酒之會尊稱爲詩海內以爲美談  
賢吏方司徒健有鄉賢聲望者詳諭之曰往聞  
薦神過此者必具豐贍甚其民猶極矣如此皆音  
船非虛我所許以奉人而皮者名詞窮中士那欲序  
以愚聞君所許以奉人而皮者名詞窮中士那欲序  
中州野錄秦平彭屬子核之舉進士守秦州爲人剛  
介自守以直道性於部使者而歸時萬鄙鄙有遠  
新登蓮士第者屬錢穎之其酌遠之僅微累年不  
至報之遺以詩云倘求名利若尋那何事那兒太陽  
真足凡此途行不得山空臺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蓋不惟錢河南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廉康  
德濱之賢大小會必呼伎樂曲逆飮至苦之詞曲  
不以爲恆者果中舊有之則大賢者奈前耕不堪復  
收者既而應用在古諸公亦染指矣又既而見任陞  
遷至未便過里者復調例矣乃至居喪亦服練白裕  
左員外郎右夏始以義薄列山之間從人相目不知  
余在山東日侍郡守禮頃留飯一次後必側坐雖  
遷官御辭之擇下而已選人投一刺亦不答蓋其  
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  
一選調約余同董二都守升官者置酒於書院余甚  
難之第令列名貢分而辭不往乃聞辟書張衡舉  
具恩主饗復分而罷頗以爲恆後聞之余弟乃知  
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曰是子如是如是是吾終不忍使孝子無以爲悅分其

余初任山東特布按一司後堂無蓄郡守者蓄之  
坐則必於私倚廄設飯無箸而起官至山西臬朝自  
守令坐司理禁令行取办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

至蓄腹矣聞之各省尚不盡然

賢奕輔黃憲副公參解後歸性故孤介樞朴而甚好

客客至應已亦起盥洗服冠衣具其無滋味治

畢乃握手更衣出坐以爲常歟先生一時倍元亨周

進士侯公敷甚識義名理因及膳席時事當然有請

謂其志移日不輟於是者三而公多詒我請

割財劇劇方過公曰少如是者二而公多詒我請

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僕出獻出急復猶不爲意也

生退謂元亨曰吾與子今幸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

不置云

浙之長興里人某事母有至性其舊家俱以奉母故

至衰落其從父一日飲諸姻呼孚子侍膳多采實人

俱具其考子時方左右盼所不顧急指諸甘

肫肫納袖中紙並盈盈酒食人見其子惟

各賁客不勝酒器卮巵然間覆以瓦先問陪俄侍

報亡其兄客約曰請急歸戶令人袒捲之必得乃

已孝子兩子們袖中至羞澀而食卒不得許即認曰

由我無何貴客使前乃折蕪主人語以之故主人

如言捨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蒙對初從丈曰

嘉兒吾業已得尼矣顧若何苦自沮負不覺名孝子

始叶實滿漢下曰某苦不能娶母母大病我日市爲

愁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繼母大病我日市爲

愁父著故草園爾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通語之

主人酌賓食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賓曰酬賓食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禮記孔子載賓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勤而交勞以福也

禮記孔子載賓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李公達居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或

以家鄉作樂談笑竟日每當一日之常以五指招中

指自持拂旦際其指甲痕猶在惟恐失色於人也其

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優範多士云

劉公仁宅常與同僚約過除各具一肉一蔬或具

內一二酒一壺同僚深許其奢

江寧府志武廟號祭壇源本人家金匱富而好學能

文義略有雅致其家嘗蓄客失金杯一隻諸僕

驚呼曰吾客已收矣客笑謂曰杯實亡

去公然日好客任依舊可以一杯之故而令座客

不敢不聯善其言

百可漫志近日翰林諸公飲宴有供湯未至欲去且

留者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往西夷南面而征北狄

怨諸公戒之皆不驚其意只如本百席尊皆曰不

是諸公戒之皆是曰是等湯溝坐接腹

寒集部雜譜

詩經風七月章九月肅肅十月膳湯朋酒斯饗

小雅常棣韻謌飴丘飲酒之候兄弟既眞和樂且

小雅常棣韻謌飴丘飲酒之候兄弟既眞和樂且

六月章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顧我行未久飲

御諸友易簷簷簷俟誰誰在矣張仲孝友

正月章彼有旨酒又有穀載載比其鄰婚姻孔云念

我獨今憂心慄慄

楚茨章爲畜產各獻饗交錯饋卒庶矣品卒惟

誠父著故草園爾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通語之

封氏聞兒乞十子初登榮廷及遇晦明僚貲必盛

匿酒無音美以登歡宴謂之掩尾說者有虎變爲人

惟爲人本尾猶在殷曉既合方爲焚之故云虎尾一

云新羊所禡不相隔兩火燒其尾則定真觀中太宗嘗問朱子菴以羊事對朝野僉載真觀年在耀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名設燭臺者合舍同居以爲貴安全唐詩話中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通來舊傳皆爲上列所占向之第舉人不復俱有所以逼大會前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華幕觀焉時或掇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者遇三清樂行花應鷺一日春散後人亂皮袋例以不借花園宿錢箱處皆擅酒器行其皮袋狀營詩云點檢金一則酒曲金匱之宴市行罷闕闌爲之空公卿家率是以日壞東牀車馬闥室莫可適清異錄廣席多資必差一人慣習精瘦者充既使幸舉職律衆涼苑都人女士正月十五後乘車跨馬郊野中探春之宴聞見前鋒洛中風俗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于花盛處作圃四方伎藝華繁都人土女競酒爭出擇園勝地上下池亭間引滿歡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沽賣賣花雞貪者清蒸雞食含同席以觴客各非其人則四座惟不洽而欣怡反以恩接爲吉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易從軍爲飲酒飲流蘇無由自醉得利則沾沾勤尤在乎勤醉辭還之間五十年前宴客之日

止一勸今則遷杯止三勸則無筭顧仆者相屬不但僅沈渝而已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數洽

于蘭連光景假久從容是青少年態度老去大何能  
全在致勤辭受之際若杯行到手不留意氣固豪矣  
爲

之而有幣信幣也正義曰飲有醞賈送酒之幣食有賓賓勸餌也隋昭五年達遠啓疆曰莫有好貨殖有倍增人有郊勞出有贈窮禦之至也注寡飲以貨為食

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然食爲僕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貨賄  
嫩真子今之同席者皆謂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派主謂之軒故未享旨筵之大

夫趙孟爲客注云客一塵所尊也李氏飲大夫酒減  
乾爲客既減減保命北面重席新婦潔之名悼于降  
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鶴注云厭禮畢而適

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子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三日此蓋漢唐事也飲不如今之時不得獻酬而同席首飲也

士女戴酒斗出擇園亭席地上下茶臺間引滿歡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筠籜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

夢華錄凡民間吉凶筵會椅棹陳設器皿合盤酒燭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貨喫食下酒自有廚司

士爲舉首者其舉人意悔之曾其人出令以字信榜  
爲率日金銀錢鉢大一人曰絲綢帶綢綢至其黨  
人曰鬼魅魑魅俗格有達焉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  
分爲四段送在審前初以陶瓦刀砌合耳

廷漏錄凡欲以一人爲錢事以糾坐人須擇有秋材

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里紙漫錄越俗秋算印鼓鑼以爲樂取數圓盤以廣

尺六者抱以著腰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奏舞

者應節而舞

倦游雜錄桂州城人蓋男者取其袍衣淨溫標切九

味前調之名至親者但寫酒而啞若不語者必致

管絃催

唐書曰大臣初拜官乘食太子名曰燕尾裁乘爲相

以金寶貴不足復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此不

同乃云太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著深明服冠皆盛

置酒餌首之為尾尾舉箸獨立二品趙修詔

假全紫崔復舊官中宗省會於興慶酒遇尾則非

戴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貪虎豹化人惟尾

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器人之斬除必盡無怨客

乃能成其榮其言汪裏無殊然而太宗嘗問朱子  
者則其求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安而朋僚  
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諭也

老學庵筆記前輩當酒飲客終席不繫帶毛遂可守

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

紹典末胡邦衡遼朝每宴客飲至熟酒必冠帶再拜

朝上告若其異衆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朱子語類因言仁宗朝譙書楊安國之徒一詩聚得

幾個純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錄范文正公

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海晏河清之徒

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當然輕飄傲慢又多分

流品一時許公爲相安安美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

徒皆深惡之承去之未有果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增

杜是時相蘇爲相議參選奏院每歲院中奏神劍

賣故紙鈔爲熟熟之賣紙價貴故批出因之錢添

助馬會請館閣中諸公分派流品其偏者皆

不得與會李定頤與公不識不肯於是畫招兩軍女妓

作樂頤就作爲徵歌王徽之乞可云吹倒太極道帝扶

周公孔子聽爲好如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方聞此句

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

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惶然於是韓魏

公下陛下曰陛下卽位以來未看爲此等事一日達

此驚駭勿寧仁宗少解面寵賀皆感

置酒餌首之爲尾尾舉箸獨立二品趙修詔

假全紫崔復舊官中宗省會於興慶酒遇尾則非

戴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貪虎豹化人惟尾

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器人之斬除必盡無怨客

乃能成其榮其言汪裏無殊然而太宗嘗問朱子  
者則其求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安而朋僚  
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諭也

鄭氏家範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于夜中談宴特

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竟則不拘

岳陽風土記岳州自元正嘉歲都里以飲宴相慶至

十二日誰謂其日爲雲開節

洞瀨間賓燕集供魚羹羹則肴退如中州之木

飯也

溪齋叢笑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舉鄉

客眉綠筆王戎沽阮籍毫兗州刺史劉超字公榮在

先祖謂王曰偶有二斗半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

無酒二人交轔醉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

戲三人無異或有同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

飲何食請館閣中諸公第與其偏者不可不與飲此事久遠傳而世

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飲非類人者而識

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然不如公榮者亦不可

不與既是公榮業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貴酒多失禮不棄一

杯於人平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以飲勝

公榮蓋用前事也

此驚駭勿寧仁宗少解面寵賀皆感

置酒餌首之爲尾尾舉箸獨立二品趙修詔

假全紫崔復舊官中宗省會於興慶酒遇尾則非

戴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貪虎豹化人惟尾

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器人之斬除必盡無怨客

乃能成其榮其言汪裏無殊然而太宗嘗問朱子  
者則其求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安而朋僚  
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諭也

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政蒞

集選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默寡余中爲狀元乞

罷官

探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西蜀時有酒徒周處，人稱周郎。周處好酒，每醉必大呼曰：「天子呼我，周郎到！」周處家貧，無恒業，常入人酒肆飲酒，人多憚之。周處嘗醉後，自後窗跳入酒肆，醉後方知其狀，問其故，酒肆主人曰：「汝是天子，天子呼汝，汝到。」周處曰：「汝何不呼我？」主人曰：「汝呼天子，天子方呼汝。」周處聽之，乃驚服。周處後官至司馬，人問其故，周處曰：「吾昔在周郎幕中，每醉後，周郎呼我，我方知天子呼我。」

以爲事居之樂也而古之士者以爭力爭而樂之則其  
酒罷起爲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以勝爲  
無賞問中者不爲功則無勝之名不中者無所罰  
則無不能之謂無喪而飲飲非斂也無所取射放而  
自中者有不得免食而覆及者亦不得解所以忌爭  
也終日爲坐而不知爭君子之樂也探養之法一  
員必爲三善養之實之數多之不常故多爲之義以  
備凡人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二也全以善  
而人探其一而失一也惟人歸時之  
約然皆盡其瓶蓋中則在席旁飲者一物而中再酌  
視執壺者傾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  
命若兩旁而一物者亦然凡酌者一局既飲則飲  
滿而復斟之蓋新而屢失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  
幸而此所以歎然爲樂而不顧周文忠謂醉翁  
亦善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考其一號謠古  
亭記云射者其射者勝敗與飲忘或謂此謠謠古  
其二謠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取之得司舉則  
司貲奪待候闕則司舉授等慶君子進於朝授不  
得則司舉并闕閣自受酒酒後增新格雅使館士  
各一員若復出送君子士一人忤飲二賓侯隱君  
子出即時各待等間酒隱君子未出之時即不得  
先言此二條各待等間酒隱君子未出其實其能聽  
之義館主取其餘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蔣人  
號爲館主人又云闕閣難同接謠隱君子或司舉不  
用其言亦不得手撻或偶失之則不得以司舉不用  
己而辭同罰也然則司舉闕閣既選擇得即各

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遇先詞一擲案其處隱闇止得三搜客體巨陋二十人則五搜檢人得帖子顛默然告主客體亦倒置各人得旨者皆曰某遷來山同廬飲食大行令探得隱士爲草庵搜出賦詩云吾簡懷若子大隱塵市間道善充諸中測度非在預覈帝頤且知人亦孔穎助哉二祕閣贊行如高山近寶之作漢法酒云漢王酒立官十日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傳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徒校尉曰侍中曰節度使等中書令曰御史大夫者持節鉞鋒卑勁切中書令曰酒泉太守者則太守以俟幸而諱即辱罪劾及侍中副司徒去節効及京兆尹則上要其才事畱中不下皆別舉効勤丞相司直責斯勤之効列卿則列卿自訟延辯之罪其不直者効丞相御史大夫者亦亟須先焉而後始悉相御史不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因風旨自効御史得賄則論況反効而及至相御史者非司徒効而有罪令者事雖中酒泉太守亦自効勤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初請効自得勑異者皆降平原舊督御律都尉歌以餽之効及協得下之竊室絃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石函宿也官用漢制爲之樂者止九人則假京兆尹八人則假侍中七人則假御史大夫行省選中酒泉太守亦自効勤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初請効自得勑異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官候奏飲者亦可計集舉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官候奏予一算除官既滿請其算以爲飲食者三算者即飲之二者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復得令取所不反者比附從事云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歷中

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儀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

史記列傳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本紀第十五  
漢王高祖爲長安侯  
劉邦者，沛豐邑人也。生留侯張良、淮陰侯韓信、漢室之興人也。

情誘而有而設酒陪量而傾酒新規不飯難大賓  
不幸性進直義者後而可久亦將危煩勞以生安  
竹溪先生人識之有以一杯而費中一  
歲之消耗物力無多矣甚甚甚乎一飽之  
外皆倒餘也寧啟于人家器從省約可也品歸  
精潔風爲度不必備物不必多設不必特設坐席  
正午遠止一次不須乘輿不用娼妓不必苦勸非鑿  
婁不宜營繕戲樂不用閨屏坐禪不設著蓋不用圓  
繩繫髮告散不官流連飲食分爲盛衰特集常集  
宰等四  
陳幾亭集二曰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日五  
藥一金一湯一點算味八簋上序碟十二此外雜供花  
單間案等均及備用二用四格例淨實一切取之  
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築八簋也之實以四爲  
隆朝烹以八爲極兄在士民而可聯之司馬溫公所  
言會數而勤物約而精專之道自今我輩始行之  
當自今日始

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酒會脫粟一飯酒數

行過從不間一日今人蓋少也此事惟藏義財不細  
楊文忠公士奇以元宰省過湖中選題一張參政  
者風駕舟上石則各舉手一策竟別抵羅揚郡守令  
先日候旣往湖中舟至守令竟不相問過去訪友人  
則相與聯牋語甚旦自常廬外無別供病人得以隻  
雞東鄰相慰受其簡易如此

章文懿公懋善讀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  
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  
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  
居家客至必留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  
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恩此二公可法云

讀書錄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游集相約酒

行果實食皆不過五謂少黃率會子賜在黃州與  
都里往還子瞻既忤忤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

養曰安分以養福寬冒以養怨省費以養財業右林

云山居偶具不得得苦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  
參之之難以諸客曰古者行實食之難有卓而不  
享其殼也第之各有宜今遠近而集者用子瞻以當  
李非時而特食者用溫公以當感遇所當用必先舉  
以告客避無不笑然亦莫若等也近如吳越之俗水  
陸便何至兼散而僵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業  
不食矣

太倉州志余江風月樓在城北巷口相傳楊繼盛張  
伯雨嘗游戲其上

楚雄府志和泥水落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爲首男女  
牽手周旋歌舞爲樂

宴集部外編

異苑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懶見一人坐於山

崖對飲公第二人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

不食亦不餓

荀資錄王翬者讀書嵩山有四叟攜杖來

相訪自稱

木菴南林大節孫文蔚石頭劍高談劇飲既醉具化

爲拔升木而去

潛居錄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旦訊著

以名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

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絲客遂化爲雀飛去後人

因呼雀爲佳賓



事君者雖復后人不入而后是凡乞借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朱貴采世紀

論假貸

居族親戚鄰居其貧者幾有所關必請假焉雖米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煩類金人屢屢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爲相活又因以質錢假之者歷歷在心日望

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嫌老假貸于他此言一達吾不倍惡怒

假貸錢若貸令還息正是貪財相資不可圖者當時有錢一千貫者此千戶候調其歲可得息錢二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一分今若以中制論之實用月息自一分至四分錢月息百三分至五分錢以一

熟論自三分之一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為虐還者亦可無訛詞

而與貸自三分为至五分取之亦不為虐還者亦可無訛詞

居豫石集

廣義假貸

愚者謂言明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煩惱

惡故以節省事寡營爲主然而有借者更借夫

文衛之閑化借秆木而取兩斛湖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二石八斗皆不仁之甚

有經于舉借者不可借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

之意凡借人錢較少則易償故借至五石借錢至百貫難力可還亦不肯還單以所要之資

當爭錢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致子舉借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之不

知今日之無實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之

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耕者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并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遺議之人求日前寬

餘而那耕在後者無不破禾也切宜廢此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讓利給與之言借則我欲儀之以其不當頌常期姑已之方其不急則又曰彼不下矣問我何爲而強還之推索亦不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結怨而後已蓋貸人少假貸初無自償之意縱有肖像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寫對指面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乎借者誠刻之心可指日以賀全借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執事故爲因財成怨者多假貸者不若念其貧苦未俗謂孝不孝恐父母欠債財主不若念其貧苦

力之厚薄漸以與之則我無責借之不義亦無怨于我

多陸定之憂會風雨大飴有室倒之勢池鑿井射

亦將敗缺而輕之田地野鷺亦將憤而侮之及其衝擊崩壞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麾亦穿負者天然後知其力焉汗隣借之無津也昌卒之一揮耳馬聖之失蹤也隨平之食客牙武

不足以屢乘文不足以勤時長命於於無期

於不用泊乎華國遙連至舞陰背木之謀嚴漢升朝

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岱慕張廟廟微莊陰之依

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昔是以斬物于華

不子成實子子窮不子達是知仁和之得主也積存

於岸谷之間娶華之得禽也氣發于星辰之際未嘗

承廢底器然後知其割効爲能爲後知其用哉仰

惟者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借者見鄉鄰一而

借者目占余借者百而無借之者不啻百矣君子不

借人亦不入人借則無財力無可爲借亡穀則善所

共棄而三尺亦可畏也執法之更願施以一切而惟

其者者共據壁直之或以告我吾將破其偽以直汝

其志極得其意而聽其言之交殊虛席延賓依常之客

少貴煙丸之蔽毒風月之津樂者平劉仲學之遠識

乞貸部藝文一  
爲人與蜀城父老子書二首

唐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邇否奉之湖川崇萬靈不能改

斯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等異

流率乎後者所謂命以體聖風時伊周成霸業之

功含黃裳韻冉因棲連之病或先發而後笑成始

吉而終因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濬未接長齡

多陸定之憂會風雨大飴有室倒之勢池鑿井射

亦將敗缺而輕之田地野鷺亦將憤而侮之及其

衝擊崩壞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

麾亦穿負者天然後知其力焉汗隣借之無津也昌

卒之一揮耳馬聖之失蹤也隨平之食客牙武

不足以屢乘文不足以勤時長命於於無期

於不用泊乎華國遙連至舞陰背木之謀嚴漢升朝

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岱慕張廟廟微莊陰之依

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昔是以斬物于華

不子成實子子窮不子達是知仁和之得主也積存

於岸谷之間娶華之得禽也氣發于星辰之際未嘗

承廢底器然後知其割効爲能爲後知其用哉仰

惟者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借者見鄉鄰一而

借者目占余借者百而無借之者不啻百矣君子不

借人亦不入人借則無財力無可爲借亡穀則善所

共棄而三尺亦可畏也執法之更願施以一切而惟

其者者共據壁直之或以告我吾將破其偽以直汝

其志極得其意而聽其言之交殊虛席延賓依常之客

少貴煙丸之蔽毒風月之津樂者平劉仲學之遠識

雖不可以花沒落葉沉埋而伸枝之高風，不可以口淡原安邑  
不能解捨青紫而歸神塵，北歸而謁當天人下之泰  
斗升之末嘆乎誠下官之所以仰天漢而齊攀陪陽江山  
而慨慨者也。但時不可以未過，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  
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補王業，厲諸君勤  
之間可曰以濟。且用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貢  
陳湯之舌，可以因之此僕矣。故曰：「知足者富」，  
之餘自致于思光之末也。且夫神所咸感，神明  
意氣相交，惟卽馬備能投心于李子，遂存素矜之恩。  
援手應侯先立捕之，斯豈人之情也？能無報手方力  
今白藏終矣。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殊，候雨而江山  
靜，經年遠目驚驚，吹于風雲旅爲乘，秋懊懊于寒  
福官，自薄萍蕪，驚驚寒露時，耽耽相仍，憂心自積  
柔鶴之棲，何取長謫歸沉厄，之長途誰知幽底耗  
通鑑始以清麗危辭，詎知短橫流嘉耗。

蜀都廣德樓，峨眉華嶽山分玉字水向金陵景晚有期  
英華間出業闇休依幸甚長神有可逼凌波驚  
亡杜之音道可存元音印九鐘之節豈遺窮情絕  
妙聽千于尋常境貴音高非遇通子不測流聲壯  
拔人往性之因宿懷猶非翁通之具矣况乎子  
忘意得風味相求日追道存神明已接鄒魯之通良  
札無謂殊方既精之對曉康自然同氣僅塵不啟音  
從事于斯美事誰識不其器與能不比賢是以類

某辱休以莫衰麻服掩棺墓路今豈復此福果于干未  
門而振髮何妨于白屋伏蒙令公榮以來能擇地去  
佐胡天馬授之翼氣雲蒸使萬靈歡揚此之風而須  
方錦錦旆皆君上所傳披蕘跡殊無取事下器備圓  
急異子吾盡其所有於君室遂得無愧後后更羞依  
劉宛如夫子之繕不尋人之館猶猶淮分朴戴思  
光家雖喪而猶已如歸闔閭欲走而難不離學館開  
石縣為銳行之主室認義未苟存于王之儻下情無  
任或過激之至伏惟望賜憲察謹啓

龍虎皆掉蒼尾餘戰氣漫蛇虺棄中烟燶死攝長  
儀威質子可盡光威左耳

與鴻闊之

明居隆

去年大潰戰不登人春連雨三日菜麥俱萎死斗

米一錢有奇海船亦升廟齊沾漁民十室九饑村  
落山澤之間草無苗根樹無完皮城巾衣冠子女參

進行乞甚或度不能活煩終于秉事命河伯而富貴  
乘右自多其困屢厚措深裁日增紫高價風景慘苦

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數數十疋者姊及諸  
子并中表家皆瘦而人待補日相聚一室共啜此脫

粟脫粟有脫人餓木餽一老者病弱歸家數日  
卽數日保矣卒門餓木餽之而生不故病窮交時

吾相向道民養不忍獨飽嘗與衆分苦猶計已無

復之富家獨擁衾坐脫生粟之瓶而惟恐棄財

利道民目擊時果若處倒斃之上猶計其可如何

獨不念五屬衆生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

貧窮而後死忘過去之富貴而厚者也目今得意

會不利用那轉瞬之間爲爲猶當始口生威嚴大

舉如是此曹且不借有今生之理竟日目前

而足則亦無知之何矣若他富貴家豈好惡悲喜行

施恩風聲傳各花雪脫衣寒懷不定池底聚未流  
蒲城桑葉滴滿青荷花浮動初晴微微分勸東陵侯  
勿賞郊郭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乞賞郊郭史

北周庾信

就蒲州使君乞酒

前人

細柳望蒲堂長河始一迴秋水泛孤落春曉木舍間  
新江酒求玉手遺文

唐劉希盧

猶依稀還到第三廳

學道人卽恩裏舊題那得便蒸越先生了不顧念假  
令一朝而仙蹕板蕩追民瞻搘妻孕難大入山谷曾  
恐憑者黑而出之寧得安然便弘長松修竹之下平  
弟須者溪徹淮江與足下相見關裏橫同如京口訪  
蒼仙翁於烏衣乃去年歲暮家日丹房未就秋以

爲期而後歸殊路道里頗遠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  
仙翁使訊足下足下適者起居何似六時行道當遂  
精進幸不其耽麻長鬚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綱

繩仲仁辯才無疑大似雅摩訶猶惜其舌端太乾橫  
多知爲敗多言數第此兩言者夫失頭面氣也何如

入夏恐未免輕憐當告急足下足下固有餘白榮幸

不惜過西江之木

寄王璠侍御乞酒

前人

蜀川殘武彩雲初聞說土來最有餘野客急尋地上

學石楠紅葉不堪書

乞酒

閑君有美酒與我正相宜澆甕清如木枯杯半似看

豈惟消瘦病且要引新詩況此便使塵非是薄尼

寄衛卿酒

前人

老人醉紅葉不醉已經年自飲君酒一杯三日眠

乞新茶

姚合

味花上露色似洞中泉莫厭時時客須知法未傳

乞借問山翁有幾人

朱李濤

社公今日沒心情乞乞治聲酒一瓶恰配玉堂將飲

前人

南望襄陽路惠君情義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鄰  
在日貪爲善昨水閭更貪相如有遺草爲問家人  
薄不及浦源所出因成南鄰陳常侍諸之逐成  
溪上要一隻白鷺扇鷺頭垂去年就節推佳  
御誦之蒙惠一柄素花紋者雖問禁無其紀

醉矣道遇炎天遠飄金駒月圓直在引風欹角  
枕且圖無日上漁船但令擣取無花蟹不用挑爲伙  
爲蝶莫道如今時較晚也應留得到明年

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皮日休

野客蕭然我家霜威白菊兩三花子山病起無餘

事只望瀟酒一車

寄王璠侍御乞酒

前人

蜀川殘武彩雲初聞說土來最有餘野客急尋地上

學石楠紅葉不堪書

乞酒

閑君有美酒與我正相宜澆甕清如木枯杯半似看

豈惟消瘦病且要引新詩況此便使塵非是薄尼

寄衛卿酒

前人

老人醉紅葉不醉已經年自飲君酒一杯三日眠

乞新茶

姚合

味花上露色似洞中泉莫厭時時客須知法未傳

乞借問山翁有幾人

朱李濤

社公今日沒心情乞乞治聲酒一瓶恰配玉堂將飲

前人

乞苟竹枝於李少保

邵泰

浪種開花占地生未嘗容易暫留清冬何苦愛凌霜

節只是猶存舊管名待風至特留有實學紀年寫

霜

無聲雨人願乞數枝種得自君家又更榮

問人丐酒

百病猶懷老身白頭今日愧因獨難無紫醑還朝

速却有青山山夢頃風月萬千誰是主林泉這地宜  
無人市沽酒味難尋長貧愁樂一丘春

大解和不疑

借書都幾遇其癡

沈道

嗟我江湖人野性質疏簡直從袁疾子平生事高故

豈不思自強所思乃有限但受江魚子平生事高故

惟予讀若勤若夜不去眼每考從事賢愚使吾書歸

授筆曾不勞人信無報只有傳紙束休耽篇句不暇

鄰友更借書丁了門敲歌且厭人聲吾聞物候

不如歸吾解解剪日耽耽詩成還示我足以爲幽居

寄趙玉翁

仙采飛去有遺蹟壁結工大玉未乾一片碧梧鶯舞

破數枝紅蕊鹿銜殘雨潤梅滿芝田熟路人重來玉

星寒曉景自醉行六十微求逐馬問黃冠

從張仲謀乞蠅梅

眼底知春色倒池塘

異年之采茶

箇

翁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葉

之

先生今復然秀句華端快誰云修法俱前發出狠恨

一絕待明年桑麻歌似佩

從趙載道竟石榴元德明

仙人養中五名露得無言與捕得俱罷得花開五

月已覺秋實豐盈除張圓一聲苗欲裂君家兩株蜜

不如竹馬兒童厭采桑絲織那爲刺紅珠

戲答侯威卿寄望

萬松火厄化蠶蟲依舊徂律寒霜裏春冷爛香螺蔓

足被擗分與畫眉人

杜叢甫乞皮

筆口酸嘶解說窮寥落隨手變春紅因君大笑涼翁

抽費盡香奇香馬通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元耶作梵村酒仙飄逸不知茶可笑流遲見鶴軍玉杯如雲香素

月金刀帶剪剪芽試將摘雨求茶飲特學春把酒醉

醉啜罷酒清淺無殊塵寰身世復空濶

題趙僕射直憲代友人償債書元耶思

人以利使利登丘山固爲利君子而兄同氣文

偉哉姑有垂義耕幣刀周急乃君子而兄同氣文

交游負宿儀代償會不勞鑿刀抵災難紛紛兒曾

義風久不作千載空寥寥佳話足傳復有御史誣

余時亦安用但續金之恥尚顧君仁心推之及薦滿

又願君保位約奮卓持獎勵民富壽城水水無通逃

寄周平叔先生就求蒼耳子成廷珪

周侯久不還舊詞夜復江入夢期五月米來求耳

子幾時分送白頭人沙浦澗田毛足港口船來海

錯新南北相望千里老承湖獨倚傷神

乞貸紙選句

萬紙千全素酒柳眼窓人驚髮利耳不耐鬢坐空齋

起輕龍池夜雨未此日稻雲重注字當年藝下欲

成灰何時試我陽春曲預拂空山小石臺

明文徵明

寄陳以可乞赤

枕端先已辦難能自錄夜桐思高

借琴

貝怡然

桐梓年深半裂橫陽道士獨撫才細磨蛇腹秋風

起輕龍池夜雨未此日稻雲重注字當年藝下欲

成灰何時試我陽春曲預拂空山小石臺

明文徵明

寄陳以可乞赤

枕端先已辦難能自錄夜桐思高

上

施矣且冒雨衣剪好作炊以款君也

索醉醜花名園除醜滿展此春風錦繡之嫣然蜂  
來蝶去驚醉花翻又見繁華多分惠數枝俾移富貴  
于綠黨作差春詩料何如

素桂桂葉生分數之南競競天香恍惚宮飄來君子  
秋色平分時夜夜醉鄉城會令人爭摘乎否也就

君慕之狀元榜眼探花郎狀不可

借園學圃非人之志漸閱實性子之心場多退舍

司馬之獨樂有餘地鮮知管見之揮錫何處設云  
董相不瘦相新半欵足含黃生知味手種一朧明月

關千猶憐昔者風朝暮勇對水精

謝借馬自喚黃命通我馬者笑誰意深交懷慨借

人乘之反直等子兩忘應用且客夫再尋共歌無

憾在良友其必誠然久假不歸顧鄙人則何敢爾教

因同騎鹿布謝萬

又底無服馬方嗟徒步之艱行署有良朋忽假歸

而代乘公物真伴子李路借人已觀于宜丘倘聞江

關以迎賓尚何孤杜老銀絃之空若傍廟堂待博士

必不斬裝費寶駒之痛感敗情衷申子弟持家僅

個姑緞數言更覲飛黃騰躍時少容耽耽追隨之地勿以逐壁而生異接引須勤庶乎附而後同  
諸鄭伯子弗弗子產曰諭子亦無房求晉國亦不可以  
大氣子羽謂子產曰諭子亦無房求晉國亦不可以  
武晉國君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譏人交織其間鬼神  
無謂之難而無合令之思僅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而助之以興其凶惡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一環其  
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而  
有二心將致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儻聞君子非  
而皆以其求將以定其位之患亦大國也

小之難無以定其位之患亦大國也

而皆以其求將以定其位之患亦大國也

君安意暫假爲觀書地倘蒙慨許參攷之次或掩卷  
遊絲文惟承

謝借舟客明州半月半在南聲中賴足下得至

差委文不然行李蒼苦矣

借房觀書應中多事竟不能抽身到書邊上方策白

雲安意暫假爲觀書地倘蒙慨許參攷之次或掩卷  
游吟亦可共證孔學相爲用處

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食將焉用之且吾  
以至賈罪不亦鋟乎

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領諸侯越季子求  
貨於叔孫使請冠而取其冠法而與之南冠曰蓋矣  
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南風裏雨裳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季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嘗  
左傳文公十四年子叔翬紀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威公子商人聚斂於國而多聚士大夫其家資於  
公有司以報之

三十一年晉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鮑東貨

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鮑東貨

於衛座魯侯者衛人使屠伯餌从同與一舊錦曰

諸侯事皆不敢攝武允衛在君之下而敢有異志

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餌曰晉有羊

舌耐者湧無厭亦善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

陽之其已若從之其未忍而恐之

十六年三月晉荀偃于鄭有壤其一在鄭商宣子渴

于鄭子弗非曰諭子亦無房求晉國亦不可以

武晉國君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譏人交織其間鬼神

無謂之難而無合令之思僅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而助之以興其凶惡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一環其

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而

有二心將致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儻聞君子非

而皆以其求將以定其位之患亦大國也

君安意暫假爲觀書地倘蒙慨許參攷之次或掩卷  
游吟文惟承

謝借舟客明州半月半在南聲中賴足下得至

差委文不然行李蒼苦矣

借房觀書應中多事竟不能抽身到書邊上方策白

雲安意暫假爲觀書地倘蒙慨許參攷之次或掩卷  
游吟亦可共證孔學相爲用處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